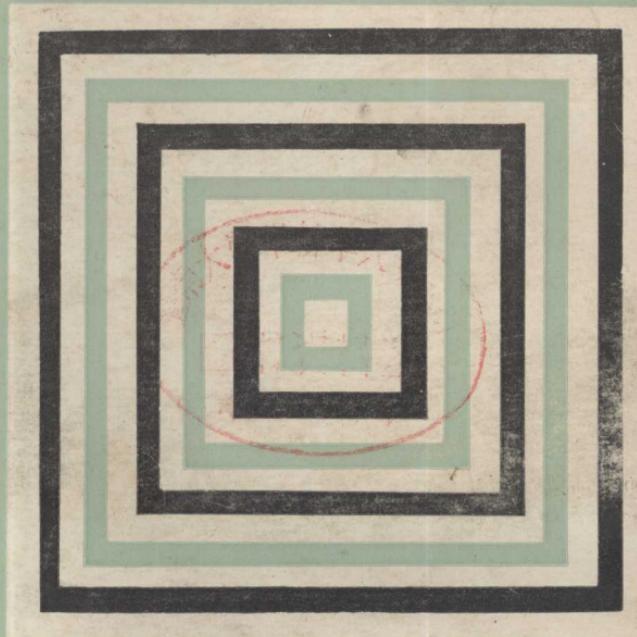


出使加拿大回憶



著舜師劉 二五之書叢學文記傳

出使加拿大回憶

劉師舜著

二五之書叢學文記傳

傳記文學叢書之五十二（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出使加拿大回憶

定價新台幣壹元

著作者：劉師舜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國內經銷：世界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九巷三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東南亞經銷：南天書業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一〇七號

印刷者：文化印刷廠

臺北市濱江街二五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一日臺初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

自序

自民國三十一年二月至三十六年三月之間我擔任駐加拿大首任公使大使的五年零一個月，可以說是我在外交界服務三十餘年當中較為可以值得回憶的一個時期。因此，我欣然答應了劉紹唐社長，把這一段經過，簡單的寫出來。承他於「傳記文學」刊登這一篇文稿完畢以後致我一函，說：「此一段歷史之紀錄發表出來，使後之讀史者與習外交者獲益匪淺。」又承列入「傳記文學叢書」之中，使我感激不盡。

這駐加一任，可算得我一生最幸運的一段時間。但如本文「前言」指出，其中經過，也還有「不可以說的，還是惟有默爾而息。」可見一個人在比較走好運的時候，還可以遇見些不能盡如人意的事，即如本文所略述的一兩件事。而在這些事以外，

還有叫人啼笑皆非，不可思議的事。說小一點，當事人言行乖謬，不近人情；說大一點，他們自己留下罵名，把國家體面以及友邦同情，丟得一乾二淨，更是令人傷心的事，還是不說的好。

運氣好的時候，尙且如此，要碰見壞運，更不必說了。重慶廣州樓主人翁看我的相，說我有「福祿壽」相，本來當之有愧。後來他又一口咬定，說我可能要遭意外，得不到駐加公使的任。前後完全自相矛盾，已屬可笑萬分。但最不可信的，就是他對於我命裏大「犯小人」的情形，一字未提。足見這種江湖末技，無一是處。就是其他談相算命的人，也往往不能完全置信。

上面所說我大「犯小人」的情形，在我離加以後，在不知不覺之中，一幕一幕的演出來。至今回想，令我毛骨悚然，又感覺到不敢相信。說也奇怪，我人平時所談到的官場腐敗醜陋狀況，平凡的我，幾乎無不親身嘗過。我現在約略舉出幾點：第一、我在駐聯合國代表團擔任過駐託管理事會常任代表七年，其間可說功過相抵，無可自炫。但有一次也立了一點小小的功，外交部曾傳令嘉獎。三年以後，歷史重演，幸

運的又有同樣的事情發生。而這一次或者固爲我有事開罪於人，外交部照例題中應有之義的這種嘉獎，也就沒有了。第二，我分內應得的薪俸公費，三番兩次的無端被人任意剝削，而我祇好一聲不響。第三，說起來或者有人不相信，我是因爲受人排擠而被調離代表團的。第四，終我駐墨西哥大使短短一任之中，羣小合以謀我，卒致於掛冠而去，從此退休。對於這兩任的事，我不願意再談了。因此，劉紹唐社長雖然早就要我寫出我在外交界服務的全部回憶，我覺得，因有上述種種怪現象，細說起來，未免過於肉麻，這兩段委實無以交卷，祇好擱筆了。

有人做過一副對聯說：「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無可諱言的，我這一生受過多少的磨折，也遭遇他人的忌嫉，但我還是一個「庸人」，當不起「鐵漢」的尊號。當此國勢不振的時候，我能殼高蹈遠行，「無官一身輕」，實在可算得有福的人。平心而論，我出使墨西哥的時代，就因爲我國家的地位，受盡了若干所謂友邦人士的奚落，早已如坐針氈，惟恐去之不速。現在又隔了十多年，情況更是每況愈下。雖然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當然不包括庸才在內，但仔細想想，我在駐墨

任內之「失馬」，不可謂之爲「非福」。重慶某相士所說的「福」字，或即指此而言，亦未可知。

在「外交使節中生死兩搭擋」一文中，李田林女士述及已故保君建大使對我所下的幾句評語。李女士引他的話說：「劉大使確係當前難得的外交健者；前幾年從墨西哥離職，是不公平的，他應該有牢騷，說完痛快痛快。國家很難培植一個人才，摧毀真太容易。」（「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一期第十二頁）我對於這一位老友的這一番話，實在是感激不盡。我沒有牢騷可發。我自問對於國家政府，可告無愧。我的由墨西哥請辭而退休，或者一半是由於命裏註定，一半由於我賦性率直，對外亢而不卑，因而獲咎。但自去職以後，我可以放棄一生極端厭惡的外交職務，而致力於自己所喜愛的閱讀寫作，可稱平生最大幸事。

況且我雖然一生受了無數折磨，但總起來說，我還算是幸運的了。在偌大一片陰霾之中，還有光明的一面。我早年在國內受過母校清華的優良教育，在國外所進的是美國幾個第一流的學府，飽受良師益友的薰陶，幾乎處處僥倖博得一個好學生的虛名。

。我二十一歲就由大學畢業，不到二十五歲即完成了博士學位。教了兩年的書，二十七歲進外交部，不到三十歲即被派為出席國際會議代表，嗣後歷次擔任遠遠超過我學力的比較重要職務。這也可以算得是差強人意的經歷。

最幸運的就是在駐加任內結識了加首相金麥堅齊氏。他是一位歷史上有數的偉大政治家。他對我的深切友情，已在正文中縷述。其誠摯交誼尤其流露於其寄我函牘之中。因恐讀者厭煩，文中只譯出其小部份，而文情并茂的最後數函，均付闕如。此項書牘與兩次呈遞國書時加總督所作之答辭，對後來之人大有示範作用。本人文筆雖未能悉臻上乘，或者也可供參考與談助。至於中加廢除領事裁判權條約，為少數在海外締訂，謄寫比較工整，且以毛筆簽名約本之一，亦似有利印傳觀之價值。經徵得劉社長同意，一併列入附錄，或亦可引起一般讀者的相當興趣。

民國六十年四月十三日作於美國紐約

出使加拿大回憶 目錄

自序.....

第一部分·出使加拿大回憶

前言.....

出使以前的背景.....

赴任以前之插曲.....

赴任途中之情形.....

呈遞國書及開館之籌備.....

(一) 呈遞國書之頌辭.....

(二) 總督答辭.....

對外宣傳與宣慰華僑概略.....

| | |
|----------------|----|
| 駐加四使參觀加國兵工設備 | 二七 |
| 蔣夫人訪加之行 | 三〇 |
| 我國其他要員之訪加 | 六三 |
| 中加使館之升格 | 三九 |
| (一) 呈遞大使到任國書頌辭 | 四二 |
| (二) 總督答辭 | 四四 |
| 中加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條約 | 四五 |
| 慶祝抗日戰爭勝利 | 四五 |
| 中加借款協定 | 五〇 |
| 加京外交酬酢之一瞥 | 五一 |
| 使加任務之結束 | 五五 |
| 金首相與作者來往函牘 | 六〇 |
| 一、金首相致作者函 | 六〇 |

| | |
|------------|-------|
| 二、作者復金首相函 | 十一 |
| 三、金首相致作者函 | |
| 四、作者答金首相函 | 六三 |
| 五、作者致金首相函 | 六五 |
| 六、金首相復作者函 | 六七 |
| 七、金首相致作者函 | 六九 |
| 八、作者復金首相函 | 七〇 |
| 九、金首相致作者函 | 七一 |
| 一〇、金首相致作者函 | 七二 |
| | 七三 |

第二部分：師友雜憶

| | |
|---------------|----|
| 悼念同級好友邱大年兄 | 七七 |
| 關於羅文榦的二三事 | 八五 |
| 與好友何廉談恩師周詒春校長 | 九三 |

出使加拿大回憶

四

| | |
|---------------------------|-----|
| 以自家子弟對待後輩..... | 九四 |
| 謙恭下士 待友忠實..... | 九五 |
| 熱心公益..... | 九八 |
| 處處不忘教育..... | 一〇〇 |
| 五十年的一點小小回憶..... | 一〇七 |
| 考進清華的大略..... | 一〇七 |
| 初入校時的大概情形..... | 一〇八 |
| 八年教育的概況..... | 一〇八 |
| 交深的級友和他們的成就..... | 一一一 |
| 清華的債永遠還不清..... | 一一四 |
| 哭摯友謝冠生兄..... | 一一七 |
| 中加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條約全文(影印本)..... | 一三三 |

附

錄：

第一部分：出使加拿大回憶



出使加拿大回憶

前　　言

最近加拿大承認中共，我政府與之絕交。消息傳來，凡有血氣之中國人，無不爲之髮指，痛恨加拿大政府之惟利是圖，不顧信義，蔑視中加傳統邦交以及世界和平之前途，出此卑劣手段。余忝爲中華民國派至加拿大首任公使大使，聞此噩耗，憶及當年留加，適值我軍英勇抗戰，大受加國朝野欽敬，推而至於個人飽渥優遇之情形，尤爲不勝今昔之感。

正在痛定思痛之際，得劉紹唐學兄之函，囑將使加回憶寫出。我本來對於此事頗覺躊躇，因爲一則自己才疏學淺，本來就不足以勝任歷來所擔任的各種職務。任職經

過，更無可以誇耀之處；二則記憶力太差，許多事記不清楚，還要倚靠不完備的剪報及其他資料；三則賦性率直，往往不平則鳴，真僞必辨，不免開罪於人，恐怕已經發表的文字早已得罪了好多人。本想從此擋筆，以免得咎，所以紹唐兄屢次要我寫回憶錄，我都不敢應命。但此次又承索稿，自覺義不容辭，不能再度方命，祇好勉強謹慎從事，把可以說的話說出來，不可以說的，還是惟有默爾而息，儘管史料的價值稍差，請讀者恕我。

出使以前的背景

我從美國留學歸國，在母校清華大學勉強教了近兩年的課，後於民國十六年由郭復初（譚泰祺，時任上海交涉員）先生介紹與外長伍梯雲（譚朝樞）先生，擔任外部條約委員會委員，後於黃膺白部長任內改為專任委員。自此以後，繼續供職外交部內達十四年有半，雖中間曾擔任內政部參事、第二屆立法委員等職，而外部關係，始終未斷。廿一年羅鈞任部長親到寒舍邀我擔任外部歐美司司長，這一下就做了將近十

年，中間經過好幾位部長包括附逆之汪精衛以及張岳軍、王亮疇兩位先生，都還能對我另眼相看。到了三十年六月郭復初先生繼王亮老出任外長，部內組織已經在郭部長到任以前，略有更張。我由歐美司改任歐洲司司長，但不久美洲司司長我的好友段茂瀾外調，在我離部以前，該司多半仍由我兼代。

郭部長到任未久，即向英國方面提議我與其自治領加拿大建交互設使館，內定我為首任駐加公使。但同時他似乎又很有意思留我在部內幫忙，有時候有些捉摸不定。在他駐英大使尚未交卸離英以前，對於部內安置各事，均時與我通電洽辦。到部以後，即詢及部內辦理英文稿件之人員，孰為最得力，當時徐謨次長，不加思索，即舉我以對。又繼任次長之人選，雖則以錢階平（譚泰）、夏晉麟（夏到重慶之時有內部善於逢迎之某科長已公然呼之為「夏次長」）及另一錢某呼聲為最高，但以郭部長當時所表露之意態，似確有以部內較為重要之職務命我擔任之傾向。例如沈宗濂之受任為總務司長，郭氏命其弟葆東（譚泰禎與我為莫逆之交）囑我與沈作初步之接洽，而葆東時對部中同事口口聲聲說：「劉司長為本部資歷最深之人員，事事應該請教他」云